

文 朱家瑛(天原二村居民区)

五十年前，我从苏州市一中下乡插队到太仓老闸公社大众大队，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子，村里有一所小学校，“小”到仅有一间教室，一名教师。在“学校办到家门口”的潮流下，这样的小学在农村不少见，但它是当时全县独一无二的四复式单班校。学校原来的老师被调走，三十多名一至四年级的小学生无人上课，于是大队干部从田间把我找来，要我“顶”上去。

十八岁的我成了这个复式班的“孩子王”。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人监管，“校长、教师、工友”聚一身，一切简陋到不能再简陋：哨子、粉笔、黑板是仅有的教具，没有上过师范，更不懂复式教学为何物的我，面对三十多名不同年级的小学生，真不知所措。四个年级共有语数八门主课，三四年级还各有一门常识课，单是教科书就有十本；唱歌、画图、体育是列在课程表内的，当然必不可少；一节课四十分钟时间，平均每个

年级的直接教学时间只有十分钟，教学难度可想而知。

我凭着对自己小学生活的回忆，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。难得有机会去其他学校听复式老师的课，我才慢慢懂得了复式教学的三要素：动静搭配，自动作业和小助手。备课笔记大多写在教本上，每周的唱歌课都安排在周一，因为只有经过星期天的休息，嘶哑的嗓子才得以稍稍舒缓。有时，公社召开各学校负责人会议，说是有重要精神要贯彻，我接到通知后还真犯愁，从村校到镇上，来回步行要两小时，碰到雨天道路泥泞更是难以行走。不去不行，要去却没有人代课，只能安排自动作业，教会“学生小助手”协调，才不至于“关门打烊”。日复一日，我辛苦地工作在农村复式教学的第一线。

三年后，公社教委会首次组织小学各年级语文学科的抽考，我所教的四个年级中有三个年级被抽到。没想到，我教的复式班学生竟在全乡十所小学中名列前茅。虽然

## 我和农村复式教学

“智育第一”的思潮一度又遭批判，但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能力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我被选送参加县和地区教育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，业务能力有了长进，第一批被转正为公办教师，多次在全县复式教研活动中上公开课。

我在复式单班校整整工作了八年，和当地的学生和家长熟如家人。复式班出来的学生日后也有考取中专和大学，毕业后有的服务于本乡本土，有的留在大城市担任医疗和教科研工作，我为他们骄傲。我常感叹：农村小孩并不笨，如果他们从小不受复式教学的局限，肯定会有出息。

八年中，住的是知青小屋，方圆几里路没有商店，吃菜还得靠自己种植，和外界联系的纽带就是乡村邮递员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信件和一份《解放日报》是我最奢侈的精神食粮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被推荐到太仓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复式教研员。当时，全县的复式班已减少许多，乡

镇附近的村校大多合并到镇中心小学，只有距离中心校较远的村校才设复式班，也大多是两复式班，不再存在四复式模式。每个星期，我都要下村校听课二至三次。一大早出发，赶农村公交班车到达乡镇，然后在中心校领导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去所属村校听课，自行车一般要骑四十分钟以上。一到村校，抓紧时间听课，专心致志笔记，诚恳客观评课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下乡听课，我注重积累素材，认真整理归类，及时分析总结，再结合自身从事复式教学的体会，到各镇为复式教师做业务讲座；还为太仓师范学生上复式教学示范课；并成立了复式教研中心组，编辑《太仓市复式教学论文集》。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还在我市相关乡镇搞了大市级复式教研活动，专家们听课，听论文交流，还参观了有复式班的村校，对我市的复式教学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我撰写的复式教学论文还在苏州市教学学会论文评比中获奖。

我在复式教研员的岗位上奔波了又一个八年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乡镇合并，乡下的烂泥小路改造成了水泥大道，直通各镇中心校，农民富裕了，出行工具也升级了，家家都有摩托车或私家车。苏南地区乡镇中心校的办学条件不断提升，农民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先进的现代教育，于是，撤销村校势在必行，学生都转到中心校上学，农村复式教学从此寿终正寝，完成历史使命。我从复式教研岗位“下岗”也就顺理成章。

复式教学是我走上教学岗位的起点。有了这段经历底蕴，后来无论担任学校行政工作或是师资培训工作，再难再累，我都觉得还是当年的四复式教学最辛苦。

复式教学由旺到衰，是江南农村经济快速发展、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，我可谓是这段教学改革史的实践人和见证人。今昔对比，感慨万千，由衷祝福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。

【生活启示录】

文 应佳如(茅新居民区)

上海话，吴依软语，一贯以嗲糯的齿舌音为主。电影、电视剧里的上海人出场，普通话里总带有那么一丝丝甜意的尖团音，悠悠地说出来，让人听着舒服，窝心。

当然也有相声、小品中，用上海话吵架、理论时，那语速快得就如同炒豆似的，噼里啪啦的往外蹦的场景。

但是，你知不知道上海话中一个动词用得频繁，那就是“吃”。可能与原住民生活中，重视一

日三餐有关。反正吃字的妙用，在上海话中，许多动作都可信口张来，用“吃”表示。

有种“吃”的说法，国人均可理解。“吃饭”，“吃茶”，“吃老酒”。普通话里的“喝”在沪语里均可用“吃”来替代。

有种“吃”的说法，要稍稍转个弯，才能理解意思。如“吃甜头”“吃苦头”“吃头势”。此处的“吃”，并非是真的吃甜吃苦，而是尝到了事情的甜头或苦头。“吃头势”是指此人贪心的很，如“迭个人

吃头势结棍，吃心重得来，勐起话伊了。”

还有一种“吃”，是指完全不用嘴的动作。“吃生活”，指被责骂。如小孩在外捣蛋，有人就会说，“当心回去，徐爷娘要请依吃生活啦，一顿麻栗子（手指弹头）少不了。”“吃差价”，指中间商赚取利润。“吃木梢”指被人捉弄了。“吃憋了”，完全败下阵来。“吃豆腐”是指占人便宜，尤其是指调戏妇女。

“吃”还与情感有关。“工作多得来，我真的吃不消”，是一种感

觉。男生对女生一往情深，可谓是“吃煞脱依”，如“迭个人拿小妹吃得来死脱。”

以上只是笔者作为一个上海人，对上海话中“吃”字的一点肤浅的认识与归纳。

当今，有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把带有上海人对“吃”独有理解的话，喊到了全世界。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。

在最近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，面对美方无视外交礼节，咄咄逼

人的态势，杨洁篪用略带上海味道的普通话，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这段话：“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。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。历史会证明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，最后受损的是自己。”

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”，这句带有上海味道的普通话，立刻走红全世界。它很严肃地向美方上了一课：世界各国都应该是平视的，互相尊重的，这句话，真真正正的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。

【生活札记】

## 卖旧货

文 金泰康(锦苑居民区)

新中国建立之初，物资匮乏，人民经济水平低下，旧货寄售、废品回收等行业也就应运而生。那时，在我家附近就有各种各样的旧货商店、寄售商店、废品回收站等，都是我家经常会去光顾的店家，大到整套家具，小至鸡毛桔皮都有。在那时，买卖旧货废品，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有一年，我凭票买到了只新的木头浴桶，就要处理掉那只又大又沉的旧浴桶，我掂着它到南京西路一家旧货店，店方只肯出8元钱收购，比我买进时少了很多。我心里有所不甘，便掂着它走过两条马路到青海路的“国营旧家具商店”，不料他们开价只有7元，我只得再掂着它回到前一家去卖掉。如此来回奔波，这“一元钱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，所以终身不肯滥用钞票。

还有几样当年没有及时卖出去的旧货，也是终身铭记在心。那时用在医疗上的X光底片，国内还不能

生产，所以居民手里有用过的旧X光片子，也可以高价回收、处理后再次使用，回收时论分量计价。我在年少时肺结核多次发作，家里有二十来张旧片子，当时曾想卖掉，几经犹豫错过了时机，没有卖掉，到后来国内能够生产了，就变得一文不值。

还有进口的玻璃镜子，当时也是奇货可居。因为那时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优质的平板玻璃，而要修配汽车前面的那块挡风玻璃，一定要用高质量的平板玻璃，所以汽车行业只能回收旧的进口穿衣镜来加工以应急。最早我曾把家里嵌在墙上的一面试衣镜卖掉，大约一个平方，得款30元，相等于现在一千多元，那时来说，也算是笔小财。

那年我正打算结婚，在国家旧家具商店看中一套旧家具，里面含有梳妆台，梳妆台的大镜子已经坏得满目疮痍。起初我打算把梳妆台从整套家具中剔除掉不买，营业员说卖主留下它也没用，打算再便宜点，70元一起卖，要知道平时单单这面镜子就可以卖得40多元。我

想想此话不错，才买了回来，但是一直没有处理掉它，过了几年，换了面新的镜子。那时国内已能大量生产汽车玻璃，旧玻璃已经卖不出去，这块旧镜子，只得自己动手用榔头敲碎了它，送到垃圾房里去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国内还没有电视机、录音机，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台电唱机，那时也算是高档的享受。改革开放后，各种家电涌入市场。到1993年我买了整套的落地音响，就把这台电唱机拿到寄售商店去卖掉，而他们已经不回收这种商品，看我拿得吃力，愿出一元钱收下，我也不想再掂着它回家，干脆送给了他们。

当年的废X光片、坏的镜子玻璃之所以值钱，是因为物以稀为贵；旧货商店的风起云涌，是为了让废旧物资物尽其用。而现在旧货店差不多全部关门，居民家里那些几乎崭新的家具、衣服都已经卖不出去。这种种现象都见证了我们国家经济繁荣、生产发展的伟大成就。我们那一代人过去卖旧货的情景，说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听，也许就像天方夜谭一样。

【灯下随笔】

## 老年人为老服务

文 唐秋生(天原二村居民区)

人们看到文章的题目会觉得奇怪，是不是笔者搞错了，还是辞不达意。当前，人口老龄化、高龄化、空巢化形势非常严峻，80岁以上及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开始增多，为老服务也成为突出和紧迫的问题。政府和有关部门相继推出为老服务的措施，年轻人和中年人已是为老服务的主力军。面对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老年人群体，如何挖掘人力资源，开拓为老年人服务的措施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。目前社区正在组织身体健康、有奉献精神的老同志愿者，由老年人为大家为老年人服务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，不少社区称之为“老伙伴服务”，它是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，健康老人为患病老人服务，有家有口老人为独居老人服务，这就是本文题目“老年人为老服务”的本意。老伙伴志愿者们通过对老年人的慰问、聊天、照

料等服务，实践证明获得老年人的赞誉。这项工作尽管尚属初始阶段，但前景非常广阔。

目前，最广泛的养老方式还是居家养老，老伙伴服务能满足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生活环境的需要，又能享受到较好的社区服务，因此深受老年人的欢迎。但是，随着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状，老年志愿者的人力资源，已不足以适应社区服务的要求，需要进一步研究采取适老的措施。笔者认为，可将社区中的无业人员、刚退休的低龄老人等符合条件者开拓成为开展“储蓄养老”的重要人力资源。这些人员可以通过“时间储蓄”方式，为高龄老人服务和照料，将他们服务的时间，存入居委会的个人账户，等到他们自己成为高龄老人后，可根据“储蓄”的时间，免费接收其他低龄老人的服务。这种老年人为老年人服务的方式，既丰富了低龄老人的生活，又为社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，这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